

书海观澜

人间真情

返乡归真中的守望与突围——评赵文辉短篇小说《崖上》

赵文辉的《崖上》如同一幅用粗粝笔触勾勒的太行山乡画卷，在挂壁公路与石屋炊烟的褶皱里，藏着两代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挣扎。小说以“我”的返乡视角切入，虚实融合，通过发小根子的农家乐经营困境与父亲的土蜂蜜风波，编织出一幅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图谱，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中，映射传统美德与商业浪潮的激烈碰撞。

作品洋溢着味觉记忆中的乡土伦理，凸显对黄河根文化的坚守。根子的炖土鸡是贯穿全文的味觉符号，承载着崖上人的生存哲学。文中反复渲染的“山坡捡松子、吃青草的走地鸡”，不仅是舌尖上的鲜美，更是一种伦理承诺。当赵栓柱之子亮子以“速成鸡充土货”“低价揽客”破坏规则时，根子的坚持便具有了悲壮的仪式感：他凌晨三点进山抓鸡的身影，石灶前挥汗如雨的背影，构成了对“诚信”二字的力行。

“练平常，不练非常，平常到家自是非常”——根子师傅的训诫，前后照应，暗合了农耕文明中“慢工出细活”的生存智慧。这种对品质的偏执，在“报复性出游”

落空、同行纷纷降价的困境中，显得尤为珍贵。当那位“深谙农家乐之道”的食客说出“他们捆绑一起也不如你”时，与其说是对味觉的肯定，不如说是对乡土伦理的致敬。根子的土鸡炖菜，已远远超越了食物本身，成为丈量人生的标尺。

图绘代际传承中的精神困境，立足探寻当代人功利渊藪。父亲的土蜂蜜故事，是另一条沉重的叙事线。老人“坚守古法养蜂”的执着，与儿子作为记者曝光假蜂蜜的职业操守，本是同一种“真”的不同面向，却在现实中撞得粉碎。当有关部门从热情接待到电话不接，当父亲误以为“耽误儿子前程”而大病一场，传统伦理与现代规则的裂痕清晰可见。

文中特意提到父亲“把野蜂箱送给邻村”的细节，堪称神来之笔。那些曾在崖壁上筑巢的野蜂，既是乡土文明的隐喻，也是老人尊严的外化。它们的离去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谢幕。而“我”在老屋前的感伤，不仅是对父亲的心疼，更是对传统美德在商业浪潮中逐渐式微的哀叹。两代人的坚守，在时代的夹缝中显得如此脆弱又异常倔强。

着力地城书写中的文化突围，深邃思考中彰显文艺担当。赵文辉对崖上地理的书写极具张力。挂壁公路的“全球最奇特公路”标签，与“四百米深大峡谷”的自然奇观，构成了乡土中国的现代性镜像。这里既是被旅游经济选中的景区，也是承载着修路人血汗的精神原乡。当“背包客”“写生画家”涌入，当“电子地图”取代“羊肠小道”，崖上人的身份认同陷入迷茫：是守护传统的“原住民”，还是服务游客的“东道主”，引导读者同位思索，感同身受。

文中对“普莱”香烟、“十大碗”宴席、波浪烫发的细节描摹，构成了鲜活的地域文化符码。看似琐碎的日常，实则是对抗同质化的文化武器。根子拒绝涨价的“普莱”，父亲坚持的土法养蜂，本质上都是对“标准化”“快餐化”的无声抵抗。在旅游经济将乡土符号简化为“打卡地”的当下，孤勇的抵抗显得尤为珍贵。

揭秘人性光谱中的明暗交织，探索向善向美的阳光蹊径。赵栓柱父亲的形象充满隐喻。从“掺水酒加鸽子羹”的老一代奸商，到“以次充好”的新一代投机者，折射出商业文明对乡土伦理的侵蚀

轨迹。但作者并未将其简单化定为“坏人”，而是通过“追着客人塞钱”的早期农家乐场景，写出了人性的复杂：当淳朴成为吸引游客的卖点，当厚道变成可兑换的商业资源，传统美德的异化在所难免。

文中最动人的笔触，在于对平凡坚守的礼赞。根子凌晨抓鸡时露水打湿的裤脚，父亲检查蜂蜜时老花镜后的眼神，新菊擤面时蓝围裙上的面粉——串起的细节如同一粒粒珍珠，串起了普通人的精神项链。他们未必懂得“工匠精神”的宏大叙事，却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“真”的内涵。

《崖上》的艺术价值，在于它跳出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，在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中，写出了当代乡土中国的精神阵痛。根子的土鸡、父亲的蜂蜜，“我”纠结后的报道，既是困境中的坚守，也是突围的希望。当旅游大巴的轰鸣盖过松涛，当电子支付取代物物交换，那些在崖壁上扎根的灵魂，依然在用最笨拙的方式，守护着文明最本真的模样。无望中的坚守或许渺小，却如崖上的黄桷，在深秋时节绽放出惊心动魄的艳红。

人生况味

父爱如山诉心声

上世纪60年代，国家穷，农民更穷。农民的生活来源主要依赖生产队分的粮食。当时我们兄弟姊妹六人，一家八口全靠父亲一人的劳动工分分粮糊口。在我们生产小队，我家是挂了号的“缺粮户”（即全家的工分折抵不了生产队分的粮食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父亲为多挣工分养家糊口，在队里经常抡脏活累活干。有一年，县里号召兴修水利，每村要抽一部分青壮劳力，到40多公里外的塔岗水库开山劈石。由于这个差事不仅劳累且离家远，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相当一部分青年闻讯后都打退堂鼓，可父亲为了能挣高分第一个报名参加。父亲在山上就是一干就是半年多，没有回过家。记得父亲第一次放假回家，他本就不太健硕的身体更显消瘦了，黝黑的脸上增添了明显的皱纹。当他抚摸着我的头嘘寒问暖时，我明显地感受到了他手掌上满满的厚实。

困难年代，农家人除了一年四季需粮食糊口之外，还要有油盐酱醋，礼尚往来的开销。为了补贴家用，我家每年要养一两头猪卖钱。养猪需要饲料，在当时连人的口粮都难满足的情况下，哪舍得用粮食喂猪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们家的猪“一日三餐”的主要食物就是泔水，青草、野菜、麸皮和酒糟糊涂。其中酒糟糊涂是猪的主食，它是酿酒厂制酒后剩下的渣滓，廉价卖给附近农民养猪。新乡市酒厂距我们家有20多公里，每拉一次酒糟糊涂都需要半夜出发，黎明赶到，然后排上长队等待。正常情况下，拉上重车徒步赶回家中，已是晚上10点左右了。父亲除正常农活外，每周都要抽出一天时间去新乡市酒厂拉酒糟糊涂。父亲带着母亲准备的一兜锅盔，独自架车出行。每逢父亲外出拉饲料，全家人的心都悬在空中，夜幕降临都蹲在门口的石阶上，望眼欲穿地等着父亲平安回来。多少年过去了，父亲躬腰汗流浹背拉车归来的情景仍历历在目……

1964年冬天，流行性脑膜炎在农村暴发，此种病毒攻击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。恰在这时，因生产队饲养员张大爷生病请假，父亲暂时顶替他值夜班喂牲口。我们家子女多且年幼，白天还好，一旦晚上生病，母亲担心父亲不在家她应付不了。父母商量，由父亲晚上带着7岁的我和4岁的弟弟去牲口棚睡觉。母亲在家守护着姐姐和妹妹。就这样每天晚饭后，父亲提着玻璃罩煤油灯在前面带

张泉

父爱如山诉心声

路，我拉着弟弟的手紧随其后，冒着凛冽的寒风，深一脚浅一脚地从村南头赶到村北头的牲口棚睡觉。弟弟年幼不想事，躺在马厩厚厚的稻草铺上，听着周围牲口咀嚼秸秆的“交响曲”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我从小心事就重，步入这个简陋奇特的环境中久久不能入睡，在幽暗的灯光下，我细细端详着父亲喂牲口的娴熟动作。每当他完成拌草、加料、泔水等一轮程序后，都会慢慢地向我和弟弟睡觉的地铺走来，先用手摸一下弟弟的额头，接着再摸一下我的额头，感觉一切正常后，才放心地坐下来掏出装有水烟的小布袋点上火抽烟。在父亲的悉心照顾下，我和弟弟安全地躲过了疫情袭击。

小时候，常听父亲讲：“在村里当干部就是要吃亏，不能占公家的便宜，这样才能说话腰杆硬。”在我童年的回忆中，有一件事记忆犹新。有一年秋后，大队搭伙为公社下来的拖拉机手做饭，父亲是炊事员，每天半夜都有一顿加班饭。在那年月，农村文化生活几近空白，我每天吃过晚饭后约几个小朋友一起捉迷藏，疯跑半夜，待精疲力尽才各自回家睡觉。可是，乐兴刚尽，饥饿就接踵而来，

张泉

父爱如山诉心声

这时，我想起了在大队做饭的父亲。一天晚上捉迷藏结束后我没有直接回家，一个人慢悠悠地摸到了大队伙房门前，身倚门框轻声呼喊父亲，父亲发现我后，对我的来意心知肚明。只见他把手掀开笼屉，从里面拿出一个雪白的“杠子馍”，我一时喜出望外，心想这下可以大饱口福了。谁知他走到我跟前，两手一掰，将“杠子馍”一分为二，一半塞到我的手里，另一半又放回了笼里。我当时心里埋怨父亲真抠门，后来在父母的一次谈话中了解到，当时村里也很穷，每顿饭都是按吃饭人头称面蒸馍的，6个人吃饭，就蒸6个馍，我吃的半个“杠子馍”是父亲晚餐的半份。可是，从称面到蒸馍，直至分饭，都是父亲一人操作呀。

父亲像一棵大树，为我们这个八口之家遮风挡雨，撑起了一片晴空。由于生活艰苦，父亲积劳成疾，未到古稀之年就去世了。父亲病重期间，也是我在部队事业的鼎盛时期，当接到“父病故速归”的电报时，我匆匆忙忙地请假返乡。我想，如果父亲在天有灵，能看到他的懂事又上进的儿子从部队回来为他送终，也该含笑九泉了。

有人喜欢花，喜欢花的美丽、娇柔。我却喜欢树，喜欢树的高大、坚强。花需要人时刻呵护，树却不需人过多关注，它安静地生长着，更多的是默默奉献和付出。

那时，我家还没有一个院子，每当心情不好，晚上睡不着时，我就让自己多想点好事。我想，假如我有一个院子，我一定要种上许多树。我拿着笔记本认真地记下我想种的树，想种的树很多，只是少了一个院子。

后来，终于有了一个院子。我种了两棵枣树，一棵在院子的西南角，一棵在院子的外面。枣树让我想起童年和我的奶奶。

小时候，有一段时间，我和奶奶住在乡下。院子里有两棵枣树，树很大，枝叶连在一起。树下有一张水泥板桌子，树影斑驳，枣花飘香。我在树下写作业或者玩耍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那时生活较艰难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每当枣子快熟时，我总是在树下观望着，看

四季风铃

我的树

到有一颗枣子刚发一点红，就迫不及待地摘下吃掉，那种心情真快乐呀！奶奶还给我做发酵的酸枣果汁喝，酸酸甜甜的，一辈子忘不了。奶奶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，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一句。现在想起来，像我这种脾气坏、毛病多的人，没让人说过一句不好的，在这世上也只有奶奶了。奶奶对我有无限的耐心，在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珍存的是我和奶奶的往事。当我老了，希望仍能像小时候那样，坐在斑驳的树影下，盼望着枣子成熟，穿越时光回想着我的妈妈。

在院子的东南角，我种了一棵石榴树。我总觉得石榴树像女人，姿态婀娜，花朵鲜艳如火，就像我的妈妈。如果用一种花形容我的妈妈，那石榴花再合适不过了。妈妈年轻时非常漂亮，性格也热情似火。她这辈子活得风风火

卫红

我的树

火的，肆意潇洒。我的性格太像妈妈了，所以，从小到大，我总和妈妈吵架，总觉得自己对，不肯屈服。直到有一天妈妈突然离开我，离开得那么猝不及防，没有一声道别。忽然间，我才真正长大，以前的点点滴滴都涌上心头，才察觉妈妈是那么爱我，只是她的爱热烈霸道，以她自己的方式，不是我喜欢的方式罢了。她的爱是无微不至的，操碎了心的爱，像石榴的果实，心碎成了无数，但颗颗都是晶莹剔透、鲜红鲜红的。我在思念的岁月中，渐渐悟出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只要爱一个人，就不会和她斤斤计较，就是想方设法让她高兴。对，就是想让她高兴。再多的遗憾也无法从来，假如有下辈子，这应该是我最想做的事了。

我在楼的后面种了一棵核桃树。

艺苑撷英

夜登泰山



王中玉 作

丝路花雨

夜登泰山

一直,想去泰山。不仅是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,登泰山而小天下”超越,也非为了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气魄。只是很久以来的一个心愿,想去观下云海,想去看看日出。那年的节日,国庆遇上了中秋,闺蜜们一致通过,往山东出发!到达泰山脚下已是下午四点,从红门拾级而上,心情前所未有的愉悦。姐妹们说说笑笑,每人背个背包,欢快地上山。在山下,燕子就提议买个登山杖,照顾我那条手木过的伤腿。娜娜抢着付钱,凡是我多看几眼的东西,总有人想争着替我买下来。那个装着食物和水的袋子,在闺蜜们手里转来转去,就是不让我提,理由就是:“你的腿不能负重!”我在心底冒出这样的句子:“明媚的阳光,恰到好处的风,正当年纪的你,活出最好的自己!”以前有人说我活得豪横,我就大笑:“我日子过得一地鸡毛,哪里敢用这个词啊!”现在想想,许是大家的照顾与疼爱,增添了我内心最大的底气。从红门到大天门是泰山行程的一半,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,都以到山顶不远。到了中天门一问,方知刚走了一

王庆云

夜登泰山

半。这时,天也黑了下来,站在景观台上,俯视泰安城的万家灯火,璀璨得像阳光下的钻石。抬头望向黢黑的群山,无数星星在天空中隐隐闪烁,让人感叹郭沫若诗中的意境和今夜是如此契合:远远的街灯明了,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。天上的明星现了,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。我在景观台拍抖音,燕子拉拉我,指向山边一角:“庆云,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?好远啊,可不就在天上吗?多像个月亮挂在山尖啊!”可不是,山的最高处有座宫殿,灯火通明,隐在山的一角,犹如一个灯笼挂在天边。现在想来,登山时还好是在夜晚,我们看不到主峰,看不到摩崖石刻,只是机械地爬着。否则,海拔1300多米的山顶,那7000级台阶,我有没有征服它的勇气?到了十八盘,阶梯越来越陡,山风很大,我有些怕。月光如水,星星如灯,爬不动的时候,我们就地休息,聆听松涛阵阵。那声音真的如悠如慕,如泣如诉。一路上人影幢幢,灯光如星。游人很多,都在努力

我做饭的时候，抬头就能看到。核桃树没有鲜艳的花朵，连果实都是那么平淡无奇。核桃树是一棵沉默的树，默默无闻，平平淡淡。爸爸喜欢吃核桃，每次去看望年老的爸爸，他总是一边看电视，一边夹着核桃，看到我进屋，他总是很高兴地让我吃炒好的核桃仁。我们都嫌核桃麻烦，爸爸总是夹好炒成甜的让我们吃。爸爸在家里，总是被忽视的那个，干活最多的那个，默默奉献的那个。爸爸不爱说话，总是沉默寡言，像核桃那样，有着厚厚的壳，把心锁在里面，独悲独喜。后来，爸爸也走了，只留下无尽的思念和伤感。

我还在院外种了苹果树、梅花树、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柿子树。门口葡萄架两边种了两棵樱桃树，是给我未见面的孙子种的，希望孙子在我的小院里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希望将来有一天，他回忆起童年时，能想起樱桃、核桃、苹果、红枣、无花果这些树，还有他的爷爷和奶奶，和有关爱的美好回忆。

王庆云

夜登泰山

地向上爬着。有很多人陪伴同行，也是一道很美的风景。山风很大，温度很低，拉一下铁栏杆凉得手，坐下时石头冷得像冰。我们买了一件军大衣，挨在一起盖在腿上暖一下，歇一阵，继续向上爬。到了升天阁，听人说离南天门还有1600个台阶，燕子鼓励我说：“咱爬几十个台阶歇一下，歇一百次，也就到了。”“对，月光这般静美，如水一样，除了童年，再也不曾留意过了，今夜，于月光来说，唯有这样，方不算辜负！就算今夜不睡，不也有好多和咱一样执着的陪伴吗？”

夜里十二点半，我们终于爬到了天街，在山顶找到了最后一间客房。第二天早晨看过日出后开始下山。往山下一看，天啊，那么陡的天梯就是昨晚我们上来的那个吗？瞬间感觉自己很了不起，环山道像肠子一样盘在山腰，若是白天，我看到有这么远会不会半途而废？若是白天，我看到有这么陡会不会知难而退？站在南天门，以十八盘为背景，挨着泰山的迎客松，我一脸自豪地拍着照片，看看天，想想自己，我深深体会到了人生的壮丽和美好。

人间真情

姓屈，志强

左明星

无论是已经过去的那些年代，还是当下的年代，叫志强的人很多。搜索一下你的通讯录，大约每个人都认识几个叫志强的人。我有过叫志强的老师，叫志强的同事，叫志强的偶像，内心一直喜悦的，是一位姓屈，叫志强的高中同学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高中的第一个寒假。

那年代，农村时兴拜年。每到大年初一，一群又一群兴冲冲的小伙伴，就会到长辈家、到邻居家、到要好的朋友家，大声地吆喝一句：拜年喽！

我真的没想到，“城里人”屈志强会骑着二八凤凰大联合自行车到我家拜年——那自行车，相当于现在的高档轿车。

小时候，我曾经陪着妈妈和大姐去城里卖萝卜。那时的萝卜，一块钱20斤，我记得很清楚。记得更清楚的是城里几个年轻人的冷嘲热讽。很长时间，我都觉得，城里人没有农村人实在，直到志强来我家拜年。

尊重是友谊的开始啊！我和屈志强从此一直很好。我们的友谊，始于我们到辉县一中上高一的1983年。

高二的时候，志强和我都选择了文科，我们的班主任是冯老师。冯老师的口头禅是“一辈同学三辈亲”。在冯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班“授受不亲”的男女同学都很团结。甚至有一次，我还和几位女同学在全校师生众目睽睽下，共同表演过节目。当然，我和志强的情谊，超过了那几位我后来念念不忘的女同学。

高三，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教数学的宋老师。宋老师是高中毕业留在我们那所百年名校的，数学课讲得通俗易懂。我和志强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，得益于此，我们俩都顺利考上了大学。毕业回到新乡，我们共同在网络上把我们的班级命名为“宋老师”班。

志强上的是财务专科，先于我两年毕业到新乡市工作，一个月工资87元。

我未毕业到新乡的报社实习，还是过的农村人节衣缩食的生活。志强请我吃饭，四菜一汤，每次约20元。四次过后，他说，我毕业了，不能再找父

馨香一瓣

在爱里破茧的少年

赵晨霞

夕阳的余晖透过斑驳的树叶，洒下一片片金色的光影，给校园披上了一层梦幻的薄纱。放学后，校园逐渐安静下来，走出办公室，远远地看到了一个专注的身影正单腿跪在教室外张贴文化墙。他微微低着头，眼神中满是认真与执着，手中的双面胶小心翼翼地贴在翘起来的刻纸背面，再小心翼翼地轻轻抚平每一处褶皱。那专注的神情，让人很难把他和曾经那个内向孤僻的少年联系起来……

他叫晨晨，刚进班的时候，我每次看向他，心里都是担忧和疑惑：课堂上，他眼神呆滞，不管老师提出多么有趣的问题，他都像没听见一样，一声不吭，从不回答。我常常在想，他是对学习不感兴趣，还是内心隐藏着什么不敢表达的秘密？课间，同学们在教室里嬉笑打闹，他却总是一个人缩在角落，不跟任何人交流，仿佛周围的热闹都与他无关。我尝试着和他搭话，可他总是低着头，用沉默回应我，每次我用手轻抚他的小脑瓜以示和他的亲近，他总是浑身一颤，继而身体蜷缩，我的心里既无奈又心疼，不知道该如何打开他的心门。更让我发愁的是，他从来不写作业，每次收作业，他就默默坐在那儿，既不解释，也没有任何行动，我满心焦虑，却一时找不到解决办法。

后来，为了激励同学们积极学习、养成良好的习惯，班级开始实行积分制，别的同学都努力加分，他却因为不写作业每周都是负分。看着他的积分越来越低，我的内心焦急万分，不停地在心里盘算：一定要想出办法来帮他，不能让他就这么掉队了。

有一天，我灵机一动，走到他身边，轻声问他：“晨晨，以后擦黑板、关门窗的活儿交给你，每天给你加十分，你愿意试试吗？”那一刻，他紧张地盯着他，心里默默祈祷他能答应。他愣了一下，犹豫了好一会儿，才轻轻点了点头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心里燃起一丝希望。

从那以后，每天下课铃声一响，他

母要钱，剩7元了，陪你一起吃食堂吧。

这还不是最让人感动的。实习完我回到学校，志强寄来一张当地报纸，上面有我写的一篇“朦胧”散文——那时候流行朦胧诗，我以为不会有人看懂我对某某同学的“杨柳依依”，况且我用的是化名。没想到志强随信写到：这是写的你和谁谁谁的故事吧？

那一刻，我才眼含泪水——知己啊！

那个年代，志强的家庭条件其实很好，父母都是干部。但是志强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某个女孩一眼，就一直留在了企业。

志强后来也成了企业领导。企业改革后，作为财务总监，他不愿意在财务工作上太“灵活”，毅然辞职“上”海了。

在大城市上海，志强仍然管财务，也挣了点钱。但他“不系黄金印，偏存赤子心”。观潮知进退，采菊总盈亏”。思乡思友思亲人，数年后，毅然回乡，回到了家乡和我的身旁。

三杯两盏淡酒后，志强喜欢和我交流人生感悟，督促我写点东西。我说：“世上好话话说尽，天下名山僧占多。”

他说，世上万物，都有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痛，只有自己知道。人在独自奋斗的过程中所承受的委屈，他人是不能理解的。梅花散发幽香，没有人知道她曾经的贫寒；竹子拔节生长，没有人知道她“关节”有多痛。快乐相通，痛苦各异，写出来会好受点。

关于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志强喜欢说：“这些太美好。太美好的东西，都脆弱，经不起一次误解，两句粗话，三天不见。”

志强说，拿得起是能力，放得下才是智慧。过不去的事情，就着酒一喝，也就过去了。

志强说过很多经典的话语，可惜因为懒惰，因为光顾着喝酒聊天，我很少能记起来了。

当然，陪他喝闲酒我不懒。现在我们约定，在他家门口他买单，在我家门口我买单。

我们都住在市区，相距得很近，常常，我走着走着，就走到了他家门口：又该他买单了！

赵晨霞

在爱里破茧的少年

总是默默地走向黑板，拿起黑板擦，认真地擦拭着每一个角落，不放过任何一点粉笔字迹。放学后，无论天色多晚，他都会仔细检查每一扇窗户是否关好，每一扇门是否锁牢，确认无误后才离开教室。他的积分也从负数一点点变成了正数，看着积分表上的变化，我知道，他心中那扇紧闭的门正在慢慢打开。我心中满是感慨：这孩子其实很有责任心，只是缺少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，我一定要在学习上也帮他一把。

于是，我开始在学习上激励他。最开始，只要他抄写几个字，我就给他加分；后来，他做对一道题也给他加分。慢慢地，他的积极性越来越高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抗拒学习。有一天，他竟然主动拿着书本来到我的办公室，小声地说：“老师，我想默写。”我惊喜地看着他，连忙点头。他默写得非常认真，虽然字体不够工整，还有些小错误，但那股认真的劲头让我十分感动，同学们也纷纷效仿着他对我的态度，同学们也纷纷效仿他，鼓励他。看着他在同学们的帮助下逐渐融入集体，我的心里满是欣慰，知道他正在努力地改变着自己。

成长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，晨晨曾在黑暗中徘徊，找不到方向。但哪怕只是一点微弱的光、一次小小的鼓励、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机会，都能成为照亮他前路火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都明白了，每个孩子心中都藏着一颗渴望绽放的种子，只要给予足够的耐心、关怀与引导，这颗种子便能冲破土壤，生根发芽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绚烂之花。



榴花